

徂徠集稿

十三



修驗書記舍利元

平

真受院記、代佐故剛

舍利記、剛、平生自負

文ナリ載

物道濟



徂徠物先生護園遺藁卷之

東都

物茂卿

著

男 道濟

輯

文部

記一十二首

堯韭亭記

夫一物之微能托古聖賢以致籍甚於不朽可謂奇也雖然寧無所啗確於其間哉蔽芾之勿剪伐莖倚之如切磋南于召風于衛伯夷侯和固必族誦詠而後知於其名則莫有乎爾孔氏禽揚家策融問而脩

黃 雙

楊

答亦惟滑稽者之言已非有竊取義乎丘與雄矣我獨愛夫堯非之爲物也卽名而羨牆之思存則不須披繙千篇什原種而雲日之化在則無假揄揚于比興嗚呼蕞爾之品而託惟天爲大之德奇之至此其爲如何聞之人有以命其亭者豈翅好奇之云爾亦見其好德矣又聞其人也爲神農氏之言者也農之於堯未知其德之軒輊爲何如矣儒之與醫均是仁之術也它人有心我忖度之我亦知其必同矣何也其愛之同也故敢言我之所欲言以寄題者爾歲辛巳夏五月初六

樂樂堂記

豫侯業已就封乎河內則築一堂河之渚顏以樂樂燕閒自娛絃歌之聲時時聞于外云或謂孟子衆獨之辨世君子所取於衷焉是胡以見遺而特言樂樂爲也蓋孟子語世俗之樂而豫侯之好古樂也夫當孟子之世者非魏惠王耶前惠王而魏有文侯文侯師事子夏段干木號稱好學而不能無執于聽古樂而況其下焉者又況在孟子之世乎故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不然而驟強焉以文侯之所執聽者則衆皆掩耳走矣尚何在其偕之樂乎不佞茂卿竊

嘗睹于今世俗之人亦猶如此邪獨豫侯廼好古樂也甚於世俗之樂也則其過文侯遠矣豫侯善箏琵琶好吹笙笙古樂器也箏琵琶者昉于秦漢漢定天下更韶曰文始武曰五行而房中安世今有傳之者矣房中樂五調本諸琴歌魏晉六朝之際斑斑乎猶可得而言焉蓋至唐旋宮騁變而後鹿鳴伐檀諸雅曲泯焉宜其與琴不相入而明皇之廼見穢也不佞茂卿又嘗睹于我東方之樂制氏疇人相守弗廢者數百千歲要不無小緣飾而韶武安世諸樂具在雅淡洋洋衆美咸備嗚乎是胡以傳也琴胡以獨不傳

也辟諸五色宮商如繡錯而成章仲儒之言可徵哉及受讀乎琴經五調繇以生焉則周漢音之遺弗誣已廼止論箏琵琶之非古其在漢也被之以古音雖琴瑟之雅至今存可也且聞之昔文侯之魏有河內吾不知其與豫侯之河內何如也文侯執於聽古樂而其樂人竇公年百六十歲猶能獻其書於漢而大司樂以傳焉今河內則豫侯受封處近於王城也制氏疇人故當有如竇公其人或能來游獻其書邪琴倘或傳邪則豫侯業已心誠好之矣愈益相共脩明其音以教國人邪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則

盤

鄉者取謂掩耳走也。廼能喁喁然鄉乎化也。則河內之民何有乎世俗之樂也。則亦樂樂之莫鑿乎孟子之心也。爲之記。

月窟硯記

潘大夫藤子獲古研一枚。脩咫有九分。博五寸有分半。其厚寸。寸之餘如博之奇。其制方表員中。中函太極環以八索。其額鐫月下三人同行者狀。其一人左顧而指月。其髯鬚鬚然可數。其衣冠丰態皆宛然可呼。旁有軒楹樹石。古雅可翫。審眎石理。堅緻秀潤。色黝而紫。有綠條文。繞絡其要。誓諸譜。蓋崑谿下品一

契

下同

種云。藤子既獲之。愛甚。剡木爲之蓋。俾予門人蘇山鞍元昌隸識其上。邵康節先生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二句。因字其硯曰月窟。謁予記之。康節之學。予未之聞也。請臆道之。夫擯昂今古。唯明與幽其來也。混混乎無竭。塞乎天地之間。明之根是之。謂天根其逝也。窈窈乎無閼。藏乎視聽之外。幽之始是之。謂月窟。一往一來。漻漻皆春。是則知道者之言也。予獨慨夫逝者之弗可挽也。古昔聖人其亦有與予同其憂者邪。作爲書契以藏其往。万化所歸。結爲大年。其諸謂之幽之府乎。書契之作。褚氏司白。墨氏

千
吾伊

司玄與白之合以爲質也石氏始之毛氏終之石氏之子其幽之始乎月窟之義其在茲矣雖然方諸之水資其潤也金粟之華同其臭也是何于武弁之事哉而時尙文化唔呶四起靈桂無種到處毓芳是亦何擇武弁之家哉藤子蹶然興曰既承妙論又辱善頌敢謝遂爲記寶永庚寅秋九月盡

古銅鐸記

吾藩大夫滋野子獲古銅鐸一枚連甬六寸五分徑二寸有半兩銑相距四寸累黍求之適合夷則之度銑四布作雲狀銅色古粹妄意不下三百年焉稽諸

往籍夏后氏之器縣鐘鐸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則古者祀與戎兩用之而宋沈聞諸光宅以恊姑洗荀勗獲黃鐘于趙牛是厥施殊矣今審欵識上曰鸞鳳鳴和下曰披茲玄素妙世頤神餐霞攝霧秀色玄徵最後吳且偲三字迺其撰人有印不可識別也蓋道觀中物已迺吹玉律命之輒與大晟黃鐘相飲益信其有徵焉滋野子素有王長史癖其及獲之欣然以爲茶室傳呼具命予記之予業已乏賞鑒又昧茗理獨以黃山丹丘白日羽翰上清雷鳴眉鬚紺綠豈曰所用匪厥儔哉石鼎生籟松濤翻空可以入琴徽亦

陽

何外金奏也。且夫峽者古用武國也。勝國時介曹生
蟻蟲寧居之不暇。曾未百歲。士大夫儕從容間。暇敲
冰烹月。好尚風流。此自太平餘澤。清時雅玩。莫怪其
或曰窮韜略。握奇經。不如載茗一車哉。是以君子蓋
論其世云爾。故予爲略記其事。而俾後觀者。藉此以
識今時之俗也。正德辛卯六月一日。

鳳凰院記

瑩師之謁予。辭以文其所叙院也。始瑩師之師曰湛
老人。老人所受業者曰梧山。梧山在閩莆中。距此万
里而遠也。方瑩師之挈于老人也。老人手字鳳陽以

陸

畀之。以名之。其異日所叙院也。於是乎瑩師未有院
也。老人歿。若而年。爲寶永戊子歲。其臘嘉平而後。得
院於獅林麓。以名之也。獅林爲老人所老處。距其院
蛙步而近也。吾聞之鳳者。文之瑞也。夫旣鳳之矣。則
何以文爲也。且夫齟齬氏以無文倡天下。而師之道
所由祖也。則亦何以文爲也。至文無文。質有其文之
言者。吾未知於其所道有當乎否也。且何取諸鳳也。
在昔胡蘊華。薰于閩海。君子掩鼻。小人逐臭。獨在
湛老人之徒。增擊万里。覽德而下。庶乎鳳之儀歟。以
吾所睹記。父老所傳說。而吾東方僧之無文者。尚矣。

比及湛老人之徒至實始操華音鏘鏗乎宮徵而商羽之也厥乎鳳之鳴歟雖然亦未知於其爲文之瑞能有當乎否也鳳有三文首順德而背信義而膺仁智之三十六者蓋止當乎其所道也已雖然湛老人弗忘乎梧山而瑩師之弗遠乎獅林均之有所本也本而文之何文不有也何三而六之已也由此而往吾所謂六像九苞庶乎覩其翩乎集也吾又聞之鳳者出東方君子之國方今百年治平聖明在上人文聿興無人不文無文不鳳鳳乎鳳乎誰其之歸雖然先吾千有餘歲莫有乎爾則亦後吾千有餘歲莫有乎爾不先不後正當其時吾盍且鳳其辭以文其所初院也從其謁也吉光片羽梧山一枝信哉翩乎其集之其諸謂之鳳陽之院已

真光院記

西湖悅和尚主蘗山之五年構院于山之西偏以爲宅日退隱處命曰真光遠寄圖本于東關而眎其眺望之所及遠近山川景勝之所及也予輒展開寓目於其丹青之所點綴筆墨之所摹畫乃蹶然而興慨然而嘆以言曰吁乎美矣哉夫洛陽者吾扶來之壺奧六十有六州之堂坳寒暑之所交風雨之所會土

郊

厚水清山妍峯秀而其南郭十里開豁朗朗佳氣鬱葱祥霽暖芊最爲福地隱國師業已卓錫挿草於其清淑盤結之所以爲轉法輪之地而今悅和尚又遴其深邃幽絕之境以創葆光戢化之窟意者能得其所一至于此乎一至于此乎今諦玩夫庀構之所規點融結之所燦爛者則磧山最峻絕頂處有峯巍然以立是謂之妙高蓋衆諸人鳥之嶽三梵四禪忉利兜率四趣四洲之所倚賴乎妙高之西南度隴陟降者三而爲和尚之壽塔其左有寶篋印塔全身舍利既不辨彼此又何它時今日之異也又南有平坦地

其爲步也一千有六百是爲眞光眞光之籌室梁二丈有半而爲間者六重屋南嚮右爲書院梁長如籌室而爲間者五又半亦南嚮左折爲香積梁與間皆如籌室西嚮別有梁長半籌室而爲間二者附書院之側是爲延客處有梁如之而間長其半者附籌室之後是爲影堂有爲間八而梁亦如之者遠在西垣下是爲雜庫凡諸溷厠門墻靡一不具矣更建一亭于壽塔之西隴脊斗絕處梁長二丈爲間者三而半躡石磴而上其簷西嚮匾曰幻寄是爲和尚拋閒後趺定之餘暇便登眺鬯神宣鬱處壁嵌何詩柱題何

聯瀟灑雅潔居然可想聞之試登一眺洛之西南畿
甸之槩死然在目其最遠而最美者其金剛乎金剛
之山連亘美稻美稻吾邦之終南神仙所窟宅有役
居士之蹤苦行者至今往往涉焉寧京以前爲天子
之上林鹽僭攝津並設近則楠公之事最著忠義之
氣摩霄而不可磨滅者其斯山不壞之相乎孰謂三
教之非一也稍右而稍近者膽駒山靄靄白雲或隱
或見見則想長升之月隱則知秋篠之雨莫不皆爲
風雅之逸趣也近此而宇治山旭山醪醑瀨盧穠崎
真木嶋橋媛祠羅列而在岡巒所接徑蹊或通何啻

密

目游也遙望津南諸山于坤隅難波之與此相距幾
許維郎王之讓泰伯之德不泯矣君子國何減中華
哉更近而八幡雄德之山神威儼然如在其右離宮
又右山崎寶寺在焉更右柳谷善峯寺岩倉維石牢
固恭祝聖壽稍進而老坂踰此則丹波諸峰千載之
山不騫不崩豈翅期頤已哉迤邐則愛宕山與比睿
醍醐東西相望皆洛北名鎮也一台一密或傳神秀
之印或勒慧夢之碑縱其不然從亭後而縱眸孰非
吾法之界也要之群山環拱獻秀呈麗或遠或近或
淡或濃晴之歷歷可數陰之隱隱可想中間一片畫

世界三水爲之襟帶其最大者爲宇治河宇治河承源琵琶湖千里之汪洋尾閤于此一脉也宜其源源不絕活活無息沿旭山而轉以西以南有橋跨之不知霑衣袂於霜露者爲誰氏之子也又轉而北宛迴經前如可俯窺稍遠而歷木幡里茅椽簇簇蕭然其致雖曰有馬吾將徒步而從之也伏見故城在其右從此而西淀河從北合木津河從南來其流益大遙眺西南片帆髣髴乎樹梢者西諸侯朝覲所由公賦私貨絡繹如織豈非太平之壯觀乎吾聞木津河之源深山之中有若古所謂桃源者紅白燁然之色欲

入夢寐雖然方今世均是唐虞之民也木津河淀河之汭淀城巋然以障之樓瓦參差鱗鱗於朝曦之昇北有小橋度此則鳥羽鴝衣之聲可聞否戀冢秋山可指點否淀城之東積水涵天可舟可方紫蓼白蘋點綴乎處處鴻雁嘹嘹兼葭蒼蒼若其六七月間荷花盛開錦綉成堆彩雲變變乎水面立於亭上西面清香隨薰風之遠至恍若游衆香國裡也小倉堤似蘓仙之所築者小橋之宛宛乎烟靄中如龍如虹須臾烟消靄滅行人如蟻行馬似豆堤畔之樹如薺之浮水面夜則提灯熒熒似螢似星西湖六橋是似其

燈

幻
一邪和尚一寓目其間豈不似杭州之勝境邪則雄
德之山寧非孤山也思月桂于古歌什則三天竺亦
豈遠之哉夫和尚鍾耜支那托生明聖一葦遠航托
迹扶來轉輪之地孰與飛來之峰哉哉化之境亦將
印三潭之月也今以真光命院幻寄名亭此寧無意
乎夫真光歷歷亘万劫以永存苞億刹而不漏無始
無終無生無滅無內無外無彼無此無小無大無真
無幻是真尚不可名真之可名也非真也夫真尚不
可名則何幻之有而況何者爲寄也雖然大極初剖
万象紛紜一月中天万波印影隨緣而來應化而去

春夏秋冬似環似轉地水火風假聚假散知者見之
以爲知仁者見之以爲仁凡夫執此以爲真二乘作
此以爲幻殊不知夫所謂知幻也仁幻也真幻也幻
幻也則又何者爲寄也究竟言之即真是幻幻外無
真即幻是真真外無幻真幻兩立而二之者非幻真
一名而一之者亦非非與非非非離四句絕百非不
可思議之不可思議尚是童真菩薩黃口話如所謂
無上法要如佛與佛相傳相授的的承繼以至今日
者雖吾和尚老婆心切哀憫衆生猶如愛子亦莫如
之何已於是乎偶然命其院謂之真光偶然命其亭

劇

謂之幻寄以留千万世公案于扶桑國裡者爾因憶
支那西湖有十景之勝也和尙若就幻寄之亭撰以
擬之則不佞又將咏以擬之遂援秃毫作此閑閑語
翰墨場中一場戲劇亦何妨題曰真光院記云爾

海錯硯記

潘大夫鈴子出一硯示予硯鐫海水作羅文者狀而
海物羸蚌蚶蚶屬雜然麗焉其工緻與石所產處予
何以識之問其久近之歲則自其四世祖時業已寶
藏之蓋踰百而幾乎二百審哉硯之壽也予聞之鈴
子族出自真田氏真田氏以善將聞於信野間而敦

詩書謹細物獨以此徵之則硯之壽非徒壽也世寶
之亦非徒寶也且夫觀乎海者豈唯以其汪洋浩漭
之大狂濤怒浪倒山崩崖之威乎予嘗家東海上以
其風恬潮平如羅如縠也揭厲階嶼之間俯矚巖礫
之隈介族煦沫累累相倚殊品詭形娛人心目藹然
生意有槩乎中得為非美觀乎何則一陰一陽文武
弛張細大相涵剛柔交資此天地人事所以悠久不
已之故也故觀乎錯而有得諸海觀乎海而有得諸
硯觀乎硯而有得諸其祖先家世貽厥之謀者廼鈴
子之善箴已予因以海錯命其硯而授諸鈴子鈴之

爲後者併寶予言如寶茲硯則亦豈硯之壽哉

西山石記

鈴大夫蓄一石凡案間物也其峰在左下則爲崖爲壁有峭拔千仞之勢焉其右成嶺白牒冒之皚皚乎雪已諏予以名廼命曰西山蓋山脉從北而來昂頭南視是爲左峰峰高有所蔽虧乎積雪在陰四時不消我自東見之此其所以爲西山也夫石以象山卧游一室中大夫其不忘山林者乎大夫而不忘山林其於爲大夫何之有也况夷齊采薇師表萬世此自人倫之至大夫而學之孟公綽之不欲庶幾乎下之

則王子猷之爽氣照映江左師其心而裁其迹亦何貽斗筭之誚也至如驚風飄日子建之抗悲層巒崔嵬士衡之嗟時誦其所謂志士營世業則大夫令聞疊疊以徵寵靈于府公爲邦民具瞻者可徵諸今日焉誦其所謂大壑嗟落暉則大夫異時它日引年引恬養老其國中以鼓缶乎日昃之離者於是乎有之焉是則西山之石出處以之始終以之猶乎銘諸几案間也則豈唯玩物之謂哉

香禪師詩題覽古記

香禪師在魯魯侯延享城中師作城中覽古詩人或

奧

議覽古字涉不祥矣師在享筵宜有所避忌也師質諸予予曰庸何傷乎昔人懷古覽古詩誠多悲慨者如越中覽古悲句踐蘇臺悼闔閭蓋其地其事有可悲者故也若夫鑿城中古迹廼戾之祖宗建勲闔國子孫世世守之弗替祚胤靈長民物蕃庶爲一方大鎮本無可悲者則作詩頌焉是其周覽古迹者一而所遇有悲喜之殊矣詎謂覽古字涉不祥哉且思懷周覽有何悲傷或譏或頌亦在所遇如何耳或曰不然凡言古者謂異代也以唐視隋以宋視唐故懷古覽古所以有悲慨之意者異代故也是亦不深考之

失矣伯夷叔齊古之賢人豈非周代之人邪易之作其於中古乎豈非周代之王邪孔子皆以古稱之則其不必異代者審矣且選所載盧諶覽古詩一首在詠史部其詩全贊藺相如更無援古以慨今之意也文粹載吳筠覽古詩五首其詩或譏或頌篇篇皆殊也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廼或人之謂歟師喜使予記之

舍利記

城西麴坊第八街有匠某其後妻年四十四享保辛丑七月二十一日食時目卒大痛若有眵輟箸起走

丁巳

室中弗止少頃已廼食輒又大痛不可忍年奉持之
頻于案有物迸而墜磳然也視之瑩瑩然舍利也迨
雞鳴又出一顆翌歲壬寅六月一日黃昏又出一顆
皆目大痛出之如初出輒痛已其夫造小寶龜奉之
事嘖嘖聞里中人皆往觀其隣舍嫗舊給使予家者
與相識十歲許日常來往其家頗諳悉訊之性柔婉
不惡前妻之子然嘗與一廝役私爲其夫嘿責亦莫
有它行事修潔奉佛齋食誦梵咒如優婆夷者平平
問閭一婦人焉耳矣蓋鰥大蚌蛤皆產珠然鰥大蚌
蛤蠢然海中物豈有它奇可稱邪聞中國人貴珠三

佛齊人亦貴珠以嵌其陽物吾邦人廼不知寶之但
以爲醫藥耳今麴坊婦籍是遂奉佛教修潔其行邪
則以爲宿世善所使亦可廼或爲姦僧誑惑譎張爲
幻與外人交通愈益縱恣其淫行莫不顧忌邪則謂
之魔緣亦可可是未可知也儒者廼曰舍利亦鰥大蚌
蛤產珠者類亦病也是豈不辨乎然聖人以神道設
教故魯西狩獲麟孔子作爲春秋道以傳焉漢武時
有麟出海內終耗費後世以爲非真麟段使浮屠者
論之必曰魔也夫麟不怕出人孰識其真者豈舍利
可識者類哉要之漢武之非聖人也然漢武時四夷

眼屬于中國拓土數千里其封域大非後世所能及
則麟亦瑞矣是善與淫非皆舍利力邪夫鰾大蚌蛤
何以能產珠麴坊婦何以能出舍利天道冥冥孰識
其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
廼謂麟鳳龜龍不足爲聖人瑞其所見亦吾邦人不
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麴坊
婦以舍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浮
屠者因有感乎舍利爾

豐公族大夫養拙君二亭記

土伯曄業已仕于豐則豐公族大夫養拙君者爲二

亭於其別莊一曰臨江一曰忘言廼因伯曄以求予
一言予謝不敏不可予曰海西九列在大海中聲教
所被遂稱爲吾倭者豈天地之素乎哉吾聞之畫者
吾倭之山川風土東莽如焉西秀如焉杭海以登豐
之岸殆乎類夫吳越浙閩焉者謂其風氣所殊不可
想而得也予匏係于東亦井之蛙哉廼今得大夫君
所爲記以讀之徒讀其所叙列山川某若某者而唯
識某爲某某耳筆不謀目目不謀足有胸無心亦烏
能攄大夫君所未盡之餘以愉快其心所欲言者乎
雖然吾子命之吾嘗試以臆道其大焉者夫海西九

州在大海中維昔勝國之時聲教實阻殆乎非吾倭
矣是長老黃髮者所能言亦近者耳百年謐如九州
諸侯相率奉其職稱外藩而國家之所經制迺獨
以功臣侯填于豐夫海西綰九州之口者豐也大海
小海所環而浸淼漫之外水道乘之北由長門諸州
草岸以望焉列檣如鳥千山如薺雲物間之蜃氣結
樓變眩倏忽如有如亡西可以走外中州而內可以
走內中州也文司赤馬重關扼之吾倭要害之衝其
亦綦重哉數年前其與筑長二諸侯協擊以殲盜于
白島之洋者非邪且豐之先世國于信則控弦之威

懾于山東流風餘韻之所存是以國人上勇耆武至
于今弗衰也猛士如雲蒙衝如山農隙所講技擊相
高三尋之矛矗如鄧林嚴霜冒之堵牆以進旗幟所
指捷於烽火蜚礮如雷彎弧如月赤羽白羽其集如
雨短兵相接疾視號呼旋乃間暇賈勇弗已搏人以
嬉是豐之先侯教其國人所以禦外捍內為保障於
國家其效於今日者豈不較著乎哉祇風俗所運
此軒彼輊洎洎一往弗挽弗反如火益熱如水益寒
如塗塗附弗崩何族號令獄訟壹稟於武斷文學之
士寥寥乎莫聞其國中其斯大夫君之所慮邪今大

夫君之爲政首聘伯曄爲國人矜式已又爲二亭于其別莊而退食之暇焚香散帙燕間以適茗理酒德徜徉其中是何所急而汲汲乎不遠千里以求其國俗所不屑爲者弗已也又何所見而故倍其先侯所爲教而自阿其所好如是其至也趙衰之敦詩書晏嬰之折衝樽俎祭遵之雅歌投壺有儒將風羊叔子之置酒峴山上諷詠自娛是皆古之名卿鉅公立功當時而名流後世迺大夫君之所思而慕邪思深而慮遠其所以匡綏邦俗俾先侯桓桓之威弗墜於永永者母乃在斯乎不然徒晞茶人之羽化而望隱遁

之莫返由是先世之教終替而大夫君之志荒也必不然矣仲尼曰視其所以人焉廋哉吾今以伯曄之聘卜之伯曄曰英也何敢雖然亦大夫之所欲聞也是足以爲記若夫二亭之所以名與其山川之勝則大夫自言之遂載諸策俾其致之

九畹齋記

滋蘭九畹者楚大夫屈原所爲離騷中語也大山先福君師之采以名其齋君之宗當勝國時有以競興於張者從豐王征伐定海內以其功食封數十萬然亦竟以競滅矣夫屈原作離騷以悲其宗國君豈以

自况邪。然原之悲在其將亡。而君之宗國不血食者殆百年。是何以怨也。夫蘭者香草也。比德於君子焉。世衰政邪。而君子不見用。是原之所以怨也。方今海內治平。諸侯之政修。況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為群僚率言聽道行。何在其怨也。祗人之志不易知。是以原之志弗白於當世。及於後。君子取其所為離騷者讀之。而後有以知之。君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亦原之儔也。使其有所著述。傳之後世。則人或能知其志。所自况怨邪。非邪。是未可得也。夫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為群僚率邑人榮焉。然視諸具宗國食封數十

萬時。亦何泯泯焉。雖然。君子所榮不在祿位。而在言聽道行。則亦何怨也。君既造齋。成因其友人石叔潭求予文記其事。夫張之距東都八百里而遠矣。予足不踰函關而西也。何以能知其齋之構也。何如。所藏置典籍器玩也。何如其所鄉背山川草木之美也。何如。唯知九畹之有蘭耳。亦何以知君之志。怨邪。非邪。唯知以况君子耳。是何以能言君之志。使白於後世哉。雖然。予讀遠游漁父諸篇。而訝其志不在怨也。孔子稱伯夷之怨希。而大史公廼疑之。是其怨與否亦在後觀者耳。於君乎何有。故九畹之齋以蘭况君子。

而君之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可以與原儔者唯是足以記也是爲記

會津大夫西鄉君徜徉亭記

會津古稱國後降爲縣隸于奧今則儼然國哉提封二十萬重領環之如堂區然西鄰三越北抵羽東南控制奧諸侯國亦毛以北一大都會也其地寒多霜雪產良馬其民慤尚氣喜俠其物饒漆蠟而其利賴海內其山出鹽是以不它仰而足食故世無事則貿易四方可以富強萬一有事則閉關絕交可以觀釁是其大概用武之國非邪昔者鎌倉時既已鉏平泉

攬

藤氏百年蟠結之患而俛葛西往監蓋於此鎮焉其後勝國時奧大亂則豐王命蒲生討平之亦即此國焉我國家自故中將神侯昨土以封而以宗室爲藩屏東北者三世于茲屹然連帥之雄是其爲要害豈不綦重哉鄉者其大夫西鄉君者以其祖碑之文見徵我大夫酒井氏寔使之予黽勉從事書幣遂通是歲君又以其所初徜徉亭記見請予何敢辭按圖亭者君所棲息也在國城東有六景之勝其纒結山川吐哈風月靜嘉可想然予非東西南北之人安能言之故且言徜徉之義以塞責徜徉者逍遙也君庶

無疾病何以娛焉乎爾方今昇平百年海內無故今
會津者非昔會津也況自神侯好學崇儒以治其國
而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其俗彬彬乎鄉化政是以簡
君退食之暇委蛇羔羊之節蕭然在是其娛可知已
是徜徉之義也且君爲會津巨室族貴祿富苟或徇
其狗馬弋獵蹋鞠六博之游溺飲食靡曼綺羅之好
心躁氣盛豈能娛之乎夫人暇則思思則遠可以防
未然可以備不虞屑屑目前之務者未有以與久遠
之謀者也治不忘亂君子之道爲爾入卿出將大夫
之職爲爾君之在此亭也觀霜露以思倚伏之機觀

風雲以思陣營之制觀峙流以思戰勝之畧觀蕃育
以思教民之術文有武備利器以藏以思共其職而
對敷其君命以庶幾不失國家置侯之意者於是
乎存徜徉之義豈不廣且大哉吾聞之大邦之多士
文學之士何限而遠求諸它邦豈非以其君子之人
言多訥而孝弟之俗難乎犯上邪是亦足以觀神侯
之遺化而君之爲意可得而言故予不佞不以頌而
以箴以爲之記



水

